

通志堂經解

卷之十二
1411
395





四書辨疑卷第十一

孟子

滕文公上

周公豈欺我哉○註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

文王大聖人古今皆師宗之以公明儀之賢豈不知此何須直至聞周公之言方才亦以文王為必可師也歷觀成鬲顏淵之言皆是勇於為善當仁不讓之義至公明儀則誦周公稱文王我師之言歎周公之不我欺不惟無甚意味與前二家氣象



亦不同矣文王我師也此本公明儀之言欺猶輕
 易也蓋言文王我既所師不違其道雖周公亦豈
 能輕易我哉則與我丈夫予何人之意氣相類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
 矣○註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
 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

曾子便曾誦之以告門人所誦者亦只是孔子之
 言終不可以曾子曰為是也曾子曰與孔子曰只
 爭一字之差曾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註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
 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

宗枝宗派宗屬宗人皆同姓稱呼之常語如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晉吾宗也宗婦覲用幣之類皆其
 同姓稱宗之明例滕謂魯為宗國亦此例也兄弟
 宗之之說似為過論
 曰吾有所受之也○註蓋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
 不同不可改也

註文猶以此句為父兄百官之言也若準此說當
 須刪去吾字上曰字下句謂字上却添世子二字
 然後可通不然則口與前曰字重複謂然友之語
 又與上文相混不知何人所言前後交互不可曉
 矣觀其文勢彼父兄百官之言至喪祭從先祖句

終盡矣自曰字以下皆世子之言故謂字上不須再稱世子也吾有所受之也此世子答衆人之語也所受有受於孟子也既答之又謂然友使復之鄒以問孟子也
 父兄百官不我足也○註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

註文不明所謂其意者恐是指父兄百官之意也敘此以解下句乃是文公自謂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也若此者豈非陰從百官以阻孟子之意乎孟子素知言宜當察見此心已入於自暴自棄之境雖不答所問可也今乃諄諄然加意以告之乃是

知文公有志於肯為可與言而言之也蓋不我足者以我為不足也父兄百官以我馳馬試劍素無謹行不足以遵守禮制彼皆為此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也使然友以此往問者蓋欲孟子知其衆所沮撓之本情然後有以處之也

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註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註文所疑者兩事一疑有闕一疑有誤謂有誤者為是經中可字有窒或曰之說易可為皆此甚有理然又改知字為平聲却為未當知字既為平聲而在一句之末其下別無字意可說百官族人皆

謂曰知不知知為知甚也皆謂世子知禮禮字乃贅文耳知止當音智世子排眾議以遵孟子之言守先王之禮確乎其不可拔苟非智識高遠者定不能也百官族人皆謂曰智前後義皆通貫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註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又云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

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

此說既多與經相違又多自相窒礙若商人始為井田之制則夏后氏未有井田也田既不井不知貢法如何分畫商人井田之制既已備說在前繼而却言商制不可考前言惟助法乃是九一後說周制為十一分取一竊料商制亦當似此所言前後不一除貢法之外皆與什一之數各不相合論語集註解盡徹乎言周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一亦與此周制十一分取一之說不同助法九一

四百廿
之說想亦別無所據蓋指後文請野九一而助為
言予於此句竊有疑焉孟子果謂殷制為九一與
其皆什一之說豈不自相乖異邪當時必是見其
事有未能驟改者故有此請蓋一時之權宜非殷
人之舊制也大抵三代田制既無明文可考其詳
不可得知孟子既言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則是
當時周制已不能盡得其詳今又經隔一千七八
百年而欲備舉周代以前殷夏之制亦徒勞耳說
者但當合其經文什一之數而已南軒曰夏商周
皆以什一蓋五十畝者以五畝為貢七十畝者以
七畝為助百畝者以十畝為徹此說本分

鄧漢

使民盼盼然○註盼五禮切從目從兮或音普莫切
者非盼恨視也

註文於此段經中止是零說字義未嘗通解所言
事理不知盼字之恨視果主何意恨視何人也盼
有數音陸德明引說文音五禮切南北玉篇皆下
計吾計二切江南廣韻胡計五計匹莫三切中原
廣韻五啓胡計五計普患四切韻略無此字毛晃
韻略二音其一胡計切訓恨視其一匹襴切與普
莫匹莫普患切者皆同音盼毛氏又與盼字同訓
顧視又釋為勞苦不休息兒仍引孟子此語為據
讀孟子者惟準此說讀盼字與盼同音義乃通順

通志堂

盼乃盼望也言其民於力作勞苦之間盼盼然望其所獲將至終歲勤動竟不得以養其父母也

又稱貸而益之○註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

若謂舉借於人以足取盈之數經文止可言及稱貸而足之益與足義實不同益謂增其餘足謂補

其闕今以益之為足其取盈之數於文已有如此之差繼推經文前後所言之事理上文既言必歲

必取盈焉使民不得以養其父母至此民又舉借以足取盈之數則是兩番取盈義不可曉蓋稱謂

假其名也貸謂借其賦也益謂增其數也言於常

賦之外稱為借貸重複取之也近代有以用度不

足於此年賦稅既已征足又指下年者假稱借貸

為名以征取之又有別指名項借征於民如稅舟

車間架之類及和雇和買竟不給價者凡如此者

皆於常賦元額數外所增益者又稱貸而益之皆

此類也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註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

註文蓋以惟新為文王所受有天下之天命惟新也若從此說則下文亦以新子之國乃是亦欲滕

文公受天新命而有天下也孟子之言必不輕率

如此新子之國一句之上明有子力行之四字蓋是勸文公力行仁政如制民恒產教以人倫之類用此道以新其國若事功獲成則天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命人事未嘗相離今註文專言天命不及文王之德理有未盡詩之本意正是以天命與文王之德兼言周雖祖宗之舊邦至文王益修其德上天佑之治化大行民乃丕變凡其所成無非天命其命惟新蓋謂此也不直至於有天下始為其命惟新也

使畢戰問井地○註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

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經無其文蓋億度也向者問為國滕文公之親問也今者問井地乃是使人來問本非一時之事又前段答文公者乃是論其取於民之法制教民人倫之道此段答畢戰者止是說井地一事前後兩段事各不同此當自作一章正為首初無滕文公三字以故併而為一若以兩次與兩段之事證之三字乃脫漏無疑

聞君行仁政○註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仁政非可枚舉豈止井地一事而已況滕文公雖嘗使畢戰問其法於孟子然亦未聞實曾行之於其國也許行豈得探先借稱其美哉渠亦止是總

指文公善迹而言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註闕

上言大人下言小民文辭不順古註本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與小人對言是其本文今本民字為誤

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註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三語果為贊美曾子之辭則江字上當別有孟子發語之文然又不知所贊者為何事也若止為不可有若之一事亦不必推稱至此若謂通贊曾子

之道德而孟子本說子貢諸人追仰孔子却忽然盛稱曾子之德美如此可謂語言失序矣況其所稱非孔子無以當之也由是言之只前說為是蓋歸反藁裡而掩之。註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壘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

反字訓覆義便難解此段意有曲折若初見其尸即便掩覆宜曰掩覆而歸不當道歸而掩覆也經既先言歸後言反藁裡反字乃賈迴藁裡之謂也推其始末初亦只是偶然至其委尸之所藁裡之器隨身必無既見其尸心始不安思欲掩之必須歸取其器賈之反至其處然後得以掩之也反藁

裡為賈迴蘩裡亦皎然矣

滕文公下

勇士不亡喪其元。○註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

勇士之志遇事即奮不止在於戰鬪也龍逢比干雖非戰鬪而死亦不可謂為非勇可以死而死皆為勇者之事不可單言戰鬪也

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註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彼公孫衍張儀駕縱橫之勢騁游說之辭想其精

神氣槩如在眼前阿諛苟容非其類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此衍儀事狀之本真比之妾婦之必敬必戒無違夫子者氣象不同孟子答景春子未知禮乎者此是鄙衍儀僭橫無禮之主意蓋人倫綱紀惟禮維持男為人臣女為人婦一不循理即為人道中罪人尚何足稱故舉女子從夫之道以諭為臣之節言雖妾婦猶當以順為正不可違禮自恣而行儀挾縱橫之術脅制諸侯圖取一時富貴違禮犯義曾不如妾婦之以順為正非言如妾婦之阿諛苟容也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註饋食酒食之食音嗣

食當音蝕音嗣非也論語中有辨然經中酒食之食字義不可通要其有食者奪之豈容饋食而有無食者哉葛伯所奪乃是擇其食有美味者奪之中原古註本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肉字為是下文童子以黍肉餉是為明證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註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張大其殺伐之功仁人之所不為非武王之光也以殺伐與湯爭雄長肆矜誇銜耀之言又為可鄙武王之心必不如此光字義本屬湯說在武王非

也南軒曰于湯有光云者言其相發揮云爾又諸家書解蘇氏以為湯伐桀而有慙德今我亦為之湯不愧矣呂氏曰武王體湯之心行湯之事所以有光於湯也蔡氏曰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紂之舉豈不於湯有光也哉陳氏曰湯放桀以安民吾今亦伐紂以安民則於湯有光顯矣南軒諸人意同其說皆是蓋武王遵湯所行而行則湯有光顯不言於湯有光非謂武王之光過於湯也然張字無明說却為未備

張猶開張顯明之也蓋言我之誅伐所以張明其
兇殘之罪也

日攘其鄰之雞者○註攘物自來而取之也

物自來而取之攘字本無此訓經中亦無自來之
意攘字止當訓竊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註有作之有讀為又古
字通用

予謂上文邪說暴行又作此云有作恐皆有誤又
與有前後相易讀之於文為順

已頻顛○註已仲子也

已當作已已與紀同音已與以同音已已止爭半

畫之異蓋後人傳寫之差耳從已字說觀其自仲
子齊之世家也以下皆言仲子之文未嘗間斷至
此不當又有已字謂稱仲子也又已頻顛亦不成
文從已字說初見所饋生鵝固已頻顛而惡之矣
他日偶食其肉聞其兄之言而哇之則前後意有
倫次已字文亦自然

離婁上

而仁覆天下矣○註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
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
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廣矣

此章本言為政必須遵先王之法離婁之明公輸

子之巧師曠之聰皆譬諭比方之言非一章之本意也今以耳目心思通言其用不窮仁之所被廣矣耳目之力豈能仁覆天下哉目力繼之以規矩止能為方圓耳力繼之以六律止能正五音仁覆天下止是言其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所能非有關於耳目之力也

言則非先王之道。○註非詆毀也

上註解泄泄為怠緩悅從之貌形容得相匡王之情狀本是初不言泄泄中有詆毀先王之意繼而解沓沓二字復為此說蓋不審沓沓即泄泄也前解泄泄為怠緩悅從之貌後解沓沓為詆毀先

王之道一事而分兩意豈非誤邪又況以非為詆毀則意狹事偏若只解為是非之非則意廣事備言聚斂言奢靡言酒色言逸遊凡其所以懈怠其君心忽慢其王事者皆非先王之道非特詆毀而已也大抵泄泄沓沓皆不敬之貌怠緩悅從乃不敬之情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所言不由先王之道是皆不敬之大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孟子事君之敬也非與此非字義同南軒曰言非先王之道則是不稽古而汨於功利也此謂不稽古者是也汨於功利却是好大喜功而有作為之志與泄泄沓沓怠緩悅從者又不同矣

仁不可為衆也。○註有仁者雖十萬之衆不能當之衆本無定數孔子之言亦非有指定幾萬之意十萬蓋繼前億字而言然以文理觀之衆與億義不相干不可曲就其數衆只是人數衆多之謂為施為也遇至仁之君雖有衆不能施為也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註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自平註文散亂指說不知道為何道事為何事亦不見天下自平之理讀之不可曉也蓋孟子傷昏亂之

世不知王道為治之本先王之教化不行故有此歎道治道也事亦為治之事也欲致天下之治其道在邇不在遠而於遠處求之其事在易不在難而於難處求之此古今之通患而世莫之悟也果能遵先王之道於心得躬行之餘以孝弟仁義教化其民使人人皆親其親長其長自無悖理亂倫無父無君之事而能上下安和故曰天下平也又各字之義亦似未安各親其親乃是各親己家之親各長其長亦是各長己家之長親非他人所有以各為言理固不差長雖他人亦有之長之之道豈可無也如倍年以長父事之十年以長兄事之

孔子之於鄉人杖者出斯出矣未嘗各長已家之
 長不長他人之長也天下有達尊三齒亦天下之
 通尊者楚人之長亦長之秦人之長亦長之但與
 長兄之長有差等耳非有截然各長之限也上下
 通言二各字皆不必用

是天下之父歸之也。註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
 衆父然

有天下皆尊之德無天下皆尊之齒太公見用於
 周年方八十歸周之初七十餘矣若以齒言亦未
 可比擬天下之父也況伯夷以孤竹國世子歸周
 又未必如太公之齒也以德言之故稱二老註文

止可言德為天下所尊若衆父然不必言其齒也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註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
 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
 之類也

開墾田疇分土授民皆王政之先務養民之良制
 今乃指為李悝盡地利商鞅開阡陌之術同類使
 與善戰連諸侯者相次伏罪豈不冤哉蓋草萊指
 邊鄙荒廢之地而言辟草萊謂開拓邊疆也任土
 地謂務廣土地也侵奪鄰境益已疆土以此加罪
 宜無辭矣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註言恐人之不順已

三百九十一
人被陵侮侵奪之際彊者必怒弱者必怨此人之
常情必無順己之理智伯求地於韓魏二國隱忍
而與之非其順也蓋欲長其侮奪之心構其禍將
以報怨也南軒解順為遂曰惟恐不得順遂其侮
奪之為也此為得之

嫂溺援之以手權也。○註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
來以取其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引經以證註說嫂溺援之以手正為權而得中以
手援嫂果可以為禮乎聖人取稱錘稱物活無定
體之象名權本以應變適宜為義故漢儒有反經
合道之論近世儒者力排此說予於論語中已嘗

辨之孟子於此固已分別男女授受不親為禮嫂
溺援之以手為權於應變適宜反經合道之義豈
不甚明註文亦嘗正程子權只是經之說云以孟
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其說誠是然亦但當歸之於一今言權而得中是
乃禮也却與權只是經之說相合翻覆如此未敢
從也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註言今天下大亂
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
註文以從權則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乃是以反經
反道為權也既與前註稱錘之說不同又非漢儒

四早
所論反經合道之本意兩無可取夫嫂溺援之以
手乃從權也外雖暫反授受不親之經內則主於
救人一身之死孰謂從權則不可以守正道哉淳
于髡亦欲孟子內以守正為本外以從權應變不
可膠之於一表裏專執古道而已其意不過如此
先王之正道豈敢直以為不可守邪說者但云今
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如援嫂之溺從權以援
之今夫子不援何也只如此說義自足矣刪去不
可守先王之正道一句則為無病又與權與經亦
當有辨之意可以相應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

非。註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
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
正而國無不治矣

註於章首人字之下創添君用人之非五字與本
經之義全差所言誤事不淺人君之用人行政乃
國家大得失所關天下大利害所繫豈可置而不
問哉為人臣者明知其君用人既非行政既失而
曰此不足過謫此不足非閒使大姦巨猾日前日
進暴官污吏日盛日繁庶政顛墮生民塗炭由由
然坐視而已大人之道不如是也繼此再解下句
云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前後兩

節意自相窒既不過謫用人之非又不非間行政之失於其君心如此不正處不格不知有大人之德者復欲格其君心中何者之不正也人君之職惟在慎擇宰相宰相擇用百官百官分行庶政由此觀之天下之治與不治繫在人君一心之正與不正之間耳人君之心天下之本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大人如伊傅周召之爲相未嘗不以格君心之非爲其所先之切務也格正也格君心正其君心之不正也大人格君心之非其格之之道不在一一親身自爲自其君爲太子以至登極舉道德可尊者以爲師賓擇梗正可嚴者使任諫

諍左右前後皆置正人平居無事則經筵師臣講明道義考論古今資益其見聞輔養其德性不使非心有可萌之隙及其行有差失則臺諫諸官同心協力隨事規戒期於一舉一言必出於正而後已此古制正君之明法也經言人不足與謫非謂人君用人之非不足謫也言其不可專以過謫受官已用之人也政不足間非謂人君行政之失不足間也言其不可專以非間諸人已行之政也謂當端本靖源務先正其君心之不正君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內外百官皆得其人天下無有不治也近代以來往往不先於本而齊其末內雖有憲

臺察院外雖設廉訪採訪觀察按察之類專務彈劾姦惡糾按非違謫去一人十人復至間去一事十事復來捨其源而清其流不亦難乎孟子言一正君而國定誠為萬世之格言也

政不足間也○註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

中原古註本間字上未嘗無與字蓋南本傳寫之差耳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註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以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

語言易發而不堪取信者歷歷見之蓋亦習性既成不知有恥雖經累責而終身不改者多矣有責而後不敢百無一二然其不敢之情亦止是於責己者有畏於他人不敢者又鮮矣無與毋同責責望也蓋言輕易其言者所言必妄不可責望其實也論語言之不作為之也難兩經意同

四書辨疑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書辨疑卷第十二

孟子

離婁下

惠而不知為政。○註惠謂私恩小利。

經中無該私恩小利之文。惠止當解為恩惠。孔子稱子產其養民也惠，謂有養民之實惠也。詳此一事，亦是偶見涉者之難，不忍捨去，故以乘輿濟之。其心本出於誠，非有矯情飾詐，故為私恩小利之意也。惠而不知為政者，言雖惠矣，而不知其為政之大體也。不知為政，蓋亦指此一事而言。非通謂子產不知為政也。

日亦不足矣。○註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

四境之內水為行人阻滯者亦不止此而已。以一輿之力雖多與日數竟歲窮年以濟之亦無可足之理。日亦不足尋常語話中如此用日字者多矣。皆以日為日日也。欲其人人皆悅日日為之力亦不能足也。

才也。養不才。○註足以有為之謂才。

才有大小多寡之不齊。不直至於大至於多始可為才。但有為者皆才也。○註文多却足以二字。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註此亦有為而言。

○註文於不善之人未肯許其皆不當言也。大意甚

善。假如居言責之任。見有大姦巨猾專橫於當時。

蓋亦不容不言也。但當不得已而為之。不當有好

言之心。予謂言字上脫一好字。不必說有為而言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註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

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

必期二字義實不同。必是已定不移之意。期是期

望未定之意向。於前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下。既

已辨之矣。今又訓必為期。不思甚矣。所謂大人言

行不先期於信果者。先字為贅。經中止有不必二

字相並為文。訓必為期。止是不期中間不當更有

先字。言行不期於信果。理誠未是。君子欲有所言

必先忖度其言可復然後出口言之此正言期於信也欲有所行亦先忖度其行可為然後決意行之此正行期於果也行不期果言不期信此何人哉言正要期信行正要期果但在審察義與不義不可有必之之意也而或不擇是非惟以信果為主義亦須信須果不義亦須信須果是之謂必大人則無如此必定之意惟其義之所在而以信果從之也必字不可別訓南軒曰言固欲信行固欲果然有必之之意則非此說為是固欲便是期其下別有必字之義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註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闕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

此章可謂為學之指南也知約然後學為有用而註文指說未甚顯明不知指何者為約也聖人之教人也惟恐言之未詳義之未盡經書累積文翰汪洋所載不勝其博矣然皆不出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其道則三綱五常而已是之謂約也反說約者引其博以明此道正心修身為之約守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又博約之捷說也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註或曰天下

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此章義本難通不可強解二或曰之說皆無可取既云疑有闕文則二說皆當削去以斷後人之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註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又曰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

禹湯文武道德渾全非各一事能盡今舉四事分配四聖人其事亦有各有者亦有通有者已不倫矣而周公所施又不止此四事而已不知如何或

當時記錄有差或後世所傳之誤不可考也姑置之以待高識之士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註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寔微故五世而斬

註文說流風餘韻似謂澤為行迹名聞也楊氏說親屬遺澤蓋謂澤為祖宗恩澤也一澤字分為兩說意各不同父子相繼一世年無定數與三十年一世並言一世字亦分兩說而皆不知何者為是也楊氏以親屬服制解此一章大意誠是君子以

官言小人以民言澤謂親屬義分也五世以五服言之也斬盡也五服之制無分貴賤卿大夫之親屬義分五世亦盡士庶人之親屬義分五世亦盡故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孟子言此蓋傷其骨肉親情之易及踈遠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註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

註言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聖人之澤尚存若依前註之說以澤為流風餘韻聖人之流風餘韻

雖百千萬世不絕豈惟五世而已若依楊氏之說以澤為親屬遺澤孟子又非孔子之子孫與上文五世而斬義皆不通此當自為一章首闕孟子曰字淑善也諸於也言我未得為孔子門徒我但聞孔子所傳之道私以其善達之於人也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註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

取與死三者須其心之自肯然後得為既有自疑之心則肯心已廢而三者皆不復可舉矣況人之

所難莫難於死心在遲疑未定間豈有甘自捨生之理蓋傷廉傷惠傷勇皆敘後句可以無者之意為言有可以取者有可以無取者可以無取而取之是為傷廉於可以無取之下不必如此重言義自備矣如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後便敘母命之意為說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後便敘多暴之意為說此皆捨前句而直敘後句之例但說後句則前句之義自顯文勢然也與死二說亦同又其過不及之說義亦不安孟子本直論可與不可非但計校過與不及也且取多與多為過猶為有說死惟一死但有可不可而

已死之過多恐無說也

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註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

註文謂歷為更涉位為他人之位是也下言右師歷已之位已歷右師之位與元說他人之位却不相關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乃是自離已位往就右師行處而與之言却言右師歷已之位不知當時孟子之位與右師行處果實各在何處而右師如何却來更涉已位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

乃是已詣右師之位與右師言却言已歷右師之位不知更涉而過右師之位將復何往皆不可曉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本無難解之義不須枝蔓至此說者宜云既不鄰位不當涉歷他人之位就人與言既不同階不當踰越隔庭之階就人相揖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註闕

三過其門而不入惟禹為然而孟子與稷同言正與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之語意無異又如潤之以風雨風亦何嘗能活酒市脯不食酒亦不可言食古人以類言者自有此體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註闕

中原古註本由已溺之比今本有也字取下文由已飢之也為證則古註本為是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註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

臣無可叛之君子無可離之父舜事瞽瞍雖屢遭搶階覆井不測之危寧守死而不去誠無離之之理也匡章僅能無世俗所指五不孝之名便謂已之所以待父者為是父之所以待已者為非離而去之終身不養而又屏棄妻子已亦不受其養讎

怨其父以至於此豈非不孝之大者乎孟子乃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又以語言宛轉周護之亦豈徒然也哉蓋欲漸磨誘化使之改過遷善而已學者於此宜深味之

萬章上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註胥相視也

解胥為相視帝將相視天下而遷之焉不成文理況胥字未嘗有訓相視者胥止當訓相帝將相天下而遷之焉亦不成語書傳中胥字解為須者每每有之史記趙奢謂許歷曰胥後令索隱曰胥須古人通用必準此說以胥為須義乃可通須必欲

也帝將必欲以天下遷之也舊註解胥為須蓋亦古人通用之義也孫奭疏云帝將須以天下遷之既有此解不須別論

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註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也

子學善道父亦改其素習之惡如此而見化於其子者屢嘗見之比於不得待以為子者道理相懸尚遠矣蓋瞽瞍平昔忍為於舜者無所不至一旦化兇悖為信順何哉蓋由知舜道德顯著而為天下歸仰亦謂非復向日之子不得以平昔待舜之

心待之此之謂不得而子也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註陽城箕山之陰皆在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

藏之一字甚不情實禹益避其君之子與舜避堯子之心無以異也君之子果有道德能嗣父業使天下得被其澤此固舜禹益之所願也及見天下之朝覲獄訟謳歌者皆不歸之知其不克荷負民望在己所不得辭始以安天下為己任此舜禹之所以踐天子位焉者也益則君之子既克荷負己所得辭者也是皆誠心任其自然之道而行深谷中藏不知藏甚若禹在深谷中藏則天下之朝覲

者亦難尋覓也況陽城在嵩山南將三十里箕山又在其南皆不在嵩山下深谷中藏字不可取

舜禹益相去久遠○註闕

相去久遠四字殊無義理與下文皆字不可通說況益親曾事舜繼又相禹至禹崩時去舜纔十三年其實未嘗相去久遠也孟子於此一節專論為相久不久其子賢不賢之兩事耳自此句而下乃是結上文之意兩事俱各再言相當作去聲去當作之遠當作近舜禹益相之久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如此與前後通讀則文理不差去遠二字蓋傳寫之誤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註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氏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

信如程氏之說則外丙仲壬皆當為太甲之弟太甲乃其庶兄也嫡者尚幼故庶長者得以立也然欲敘外丙仲壬之年以明其當立之意亦須有先後之次當自長者言之長者有故始言次者今先舉二歲之弟後言四歲之兄此何說也仲壬乃太甲叔父太甲嗣仲壬而立蔡氏書傳考據甚明本

趙氏之說為是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註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

孟子言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又言年已七十所指之事亦已詳矣未可謂之無據也註文蓋見孟子之言與史記所載有所不同故有此說史記言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姬媵於秦百里奚二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授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由是言之乃是晉虜百里奚以為媵於秦非百里奚自之秦也孟子言知虞公之不可諫

而去之秦似與史記不同其實未嘗不同也讀此章者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為句去為去位也之秦年已七十矣則與晉虜秦贖自不相妨不必言已無所據

萬章下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註闕

中原古註本無之字有則似為文備宜取集註本為正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註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

二卻之一必為衍然孟子答萬章之問止是言交

際主恭未嘗言其有所賜與萬章便以卻之為問意不相承必有斷簡不可考也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註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

萬章一問中二曰字必有一為衍者而註文今為是說蓋指以心卻之下曰字為心度之辭然其所敘之言誠難以心度為說也予謂經文有傳寫之差其取諸民之一句與曰字相連元是一段總意合在請字之上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如此讀之

似為理順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註孔子受之如陽貨蒸豚之類是也

陽貨未嘗交孔子以道接孔子以禮也蒸豚之歸正可謂無道無禮不可引以為證斯孔子受之矣蓋言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雖孔子亦受之乃是假設譬諭之言本無所指之事陽貨蒸豚之說置之可也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註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直為衍字者良是去此十四字讀之上下語意方始得通前人之見未嘗及此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纔一百五十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況其秦火之餘而又累經喪亂傳流錯誤不可謂無如此之類宜有以辨之也

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註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

盜亦多端豈必禦人始為真盜昏夜伺隙發戶穴

牆取彼之物以為己有此皆非其有而取之者雖與國門之外禦人者不同得不為真盜乎況其言論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不過極是而已夫義豈有過哉果如註文所論則天下之事皆於義之不精不密處言之然後為是恐無此理充類至義之盡與獵較簿正之類本不易知苟無實據不可謾說有感後人也末章註云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可強為之說此言却公可以免後人穿鑿之勞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註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

註文中道而止自子思以為鼎肉之下不解一字此必有疑於經文既不以君命將之子思猶以為鼎肉而拜之於此義不能通故不說也舊說不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也此是解子思以為鼎肉之一節謂是申明前段子思不悅繆公之意也此說大意固是但前後經文不能相接不以君命將之之下須當別有敘起前意之文如云子思之不悅也或云子思所不悅者須有如此一句在於以為鼎肉之上然後可通今既無從可考說者但當云有關文而已

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註闕

國乃諸侯疆域之稱豈能與人為友邪國本君字之誤下文千乘之君求與之友是其明證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註言己之善蓋於

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

皆然

善蓋一鄉單指一人而言盡友一鄉普指衆士而

言一善士分為兩說蓋有由矣意謂前句一鄉之

善士既為善蓋一鄉最善之士後句斯友一鄉之

善士若與前善士同說亦為善蓋一鄉一處不能

容兩最善以此為嫌故於後句中特加盡字普指

一鄉衆士而言避重複也蓋不思天之賦與人善

非有定則善蓋鄉國天下者不可限定各處止有

一人也皐陶后稷俱是同時周公太公亦皆並世

未聞一處不能容有兩人也只以一家論之而有

泰伯仲雍伯夷叔齊周之八士秦之三良天亦未

嘗限定止生善蓋一家之一人況於鄉國天下乎

但其善為衆所推尊者無論幾人同為一鄉所尊

者皆為善蓋一鄉所謂一鄉之善士也同為一國

所尊者皆為善蓋一國所謂一國之善士也德同

道合相與為友是為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斯友

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也今言盡友且一鄉之士

或有盡能友之之理以普天下眾士之多豈能人
 人盡友邪天下所有之善士志操亦不能皆同相
 與為友蓋亦各從其類耳如長沮桀溺之徒雖孔
 子亦不能盡友也豈孔子之善未能蓋於天下乎
 註文所分兩善士皆當同說宜云已之善蓋於一
 鄉然後能友善蓋一鄉之士已之善蓋於一國然
 後能友善蓋一國之士天下之善士亦然

告子上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註張
 氏曰異於二字宜行李氏曰或有闕文焉

謂有闕文者誠是上白字之上當復有一白字異

於白者三其長異於白也白其馬之白固無異於
 白其人之白我不知長其馬之長亦無異於長其
 人之長歟異於白三字乃是一段總意無此三字
 意便短促謂異於二字為衍者非
 者秦人之灸。註者與嗜同

者字中原古註本作嗜蓋自毛晃於禮部韻略中
 增入者字引孟子此語註於其下江南以此為據
 故孟子中嗜字皆去口為者恐非孟子所用之本
 字也惟從中原古本從口為嗜乃正理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註乃若發
 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

四書辨疑卷十一
四
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情雖性之動於性亦依違無常非能體性而全善也喜怒哀懼愛惡欲此皆性之動而通謂之情者也其能動皆合理發皆中節所舉無有不善者見亦罕矣但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惟性爲然謂爲情則非也下文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才字正繼情字之文勢而言後又言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二才字與情字上下相連意如貫珠情乃才字之誤也才猶材質性之本體也乃若發語辭蓋言乃若其性之本體則可以爲善矣故謂之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性本體之罪也仁義

禮智人皆有之是爲性之固有之善雖曰求則得之然氣質所稟各有不同而求者用功淺深不一故其所得亦不能齊或相倍蓰至於無筭是皆不能盡其性之本體也下章天之降才之才與此二才字情字義又全同由此觀之則情本才字才爲性之本體亦明白矣

富歲子弟多賴○註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爲善

訓賴爲藉乃是富歲子弟多藉不知藉爲藉甚也有所顧藉而爲善一藉字寧兼許意邪賴本訓善止當直解爲善

則為狼疾人也。○註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此以狼疾為狼病也。狼疾人乃是狼病人。天下之人未聞有病。狼病者。况狼身受病。亦有不礙回顧之處。病則亦有輕重不同。豈但病者皆不能顧邪。蓋疾本藉字之誤。狼藉言其亂也。養其一指。失其肩背。則為狼藉繆亂之人。為其養小以失大也。舊說以狼疾為狼藉字義。本是然。以狼藉歸之醫者。却為未當。以為醫之療疾治其一指。不知肩背之有疾。此為狼藉散亂之人。為有此說。故不能全是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註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

註文專字為窒。前註言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其說誠是。今云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既已專定。只養其小。如何却能不失其大。又以所養之大歸之軀命。義亦不通。軀命有重於大山。有輕於鴻毛。當其所惡。有甚於死理。當捨生就義之際。軀命亦所不顧。大人所養正不在此。說者於前後兩飲食之人。須當識其意有輕重。彼上文飲食之人。既曰人賤之矣。乃是貪嗜飲食之人。固當解為專養口腹矣。此飲食之人。方且望其無失。

於大却不合說為專養口腹也試通言之貪嗜飲食之人則人輕賤之矣為其專養口腹之小失其心志之大也人亦誰不飲食若使飲食之人無其貪嗜飲食之心不以專養口腹為事而於心志之大無有所失則其口腹所須豈但為養尺寸肌膚而已哉蓋欲飲食資其一身之康寧所以保其心志而存道義也南軒曰豈但養尺寸之膚哉固亦道義之所存也

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註與猶助也仁之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也

助不仁處不正在為仁不力在於水不勝火之言於仁不仁之間有抑有揚以為仁不足恃善不足為有以張不仁之勢此為贊助於不仁最為甚者也

告子下

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註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方寸之木本與一輿羽相對為說皆其積之之多所以高所以重單升一寸之木為高與其一輿羽之為重語意不倫南軒曰累方寸之木而高於岑樓遂謂木高於山積一輿之羽而重於鈞金遂謂

羽重於金而山之為高金之為重其理終不可易也此說句句對解使自為證辭理甚明累方寸之木為高斷無疑矣樓與山之二說無從考正不辨本亦無妨

往應之曰○註闕

自往應之曰以下至則將樓之乎學者往往解此一段為屋廬子之言舊說教屋廬子往應任人此說為是

紵兄之臂而奪之食○註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

孟子之言正謂寧不得食不可紵寧不得妻不可

樓食色可去而禮不可棄也皆重尤重之說未見其是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註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

註昏固不足道亦未為深知孔子之兩句學者往往通指為孟子之意然經文中實無如此之言指在孟子則近誣矣孟子明言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何嘗言未為深知孔子哉註文本是自譏孟子之非不肯顯言而以孟子言三字模糊說過所以致

有如此之疑予謂經文實亦有可譏者雖至愚之人亦能知孔子無爲肉之心孟子以爲爲肉之言似不弘雅註文譏之可也然直以爲不足道却似涉於太峻又譏以爲爲無禮之一言謂爲亦未爲深知孔子者全爲未當論語集註解齊人歸女樂章亦說簡賢棄禮解其次避色亦言禮貌衰而去季桓子耽玩女樂不致膳俎於大夫無禮至此孔子遂行其行實爲無禮也

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註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公孫丑三問中其事有五強謂剛健有爲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智乃心之知知是非而不繆也慮乃心之思慮而後能得也多聞所以資其聰友多聞則益矣多識所以資其明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者在人萬世所尚豈惟當世而已哉樂正子果短於此既不能自強不息而又無知無慮無聞無識蓋亦庸愚之輩耳所好之善果何善邪孟子之喜亦爲妄喜矣彼公孫丑之問本非爲樂正子所短而發也蓋不知孟子所喜之意問其爲何而喜也爲其強乎爲其有智慮乎爲其多聞識乎孟子皆答曰否蓋言我之所喜不爲此也丑復問然則奚

四書辨疑卷十二
二十
懷中
為喜而不寐言既不為此果為何事喜至於此也
孟子復荅其為人也好善言我為其為人好善而
喜也以此觀孟子與公孫丑之言皆不見有指說
樂正子所短之意問荅語話中間本皆有為字意
脉但顯為字則註文之誤自見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註訑
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註文大意不差但略過人字不說義為未盡蓋自
將曰以下本皆假設苟不好善之人所言之言為
說也然有人字在上人將曰訑訑却是他人所言
之言與下文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蓋羨文也

四書辨疑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書辨疑卷第十三

孟子

盡心上

夭壽不貳○註貳疑也

疑字意不的切貳固訓疑亦訓攜貳變異也註又
 言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
 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以此推不貳之義由造理言
 則不疑為順由履事言則不變為長夭壽不貳正
 在發於行事處言之蓋誠一不二無有變異之意
 也說者宜曰夭壽惟一不變所守修身以俟其終
 也

三百五十六
四書辨疑卷十三
高字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註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已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矣。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曰。恕然其不施之心有勉強之不施。亦有不勞勉強之不施。恕則亦有誠與不誠之異。未可通謂。猶有私意之隔也。己所不欲之事。勉強不施於人。此非自然之恕。固猶有所未盡於誠。不勞勉強。自然不肯施之於人。此爲自然真誠之恕。然亦未至於仁也。仁恕之分。予於論語吾亦欲無加諸人。可謂仁之方也。己之兩章已有其

辨蓋恕者止能推己不欲之不善。不以及人。未能至於以善及人也。再進一階推己之良欲。以及於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類。是謂以善及人。至此則爲仁矣。若以強爲勉強而行。望其自然之恕。猶有限隔於仁。豈有莫近之理。強當讀爲平聲。自強不息之謂也。人心但能不肯以惡及人。便以善及人之意在其中矣。但未發見。以及於物耳。恕與仁之地位緊相挨次。人能自強於恕力。進不已。進出不以不善及人之境。便能以善及人。故曰求仁莫近焉也。

使聖人大道傳得其人功及後世所樂在此也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
章不達○註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

章字解爲文章與上句水不盈科不行之論義不
可通毛晃韻成事成文曰章仍引孟子此文不成
章不達爲據義亦未盡此章字惟以爲學之次第
言之乃可說也章猶事目倫序也達通也言君子
志在於道若所學不成倫序則不可通也物有本
末事有終始自格物以至平天下自親親以至愛
物自明善以至獲於上如此之類不能徧舉學者
必當知所先後循序漸進成了一事然後再成一

事道乃可通譬如水之流行注滿一科然後再注
一科斷無越此注彼可通之理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註爲我
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
也

經文中所惡執一者以下皆重言子莫執中之病
文理甚明舉一而廢百言其執一廢百也爲我兼
愛此事無預於此註文以三者通言皆舉一而廢
百非也說者宜云執中無權害於時中舉一而廢
百也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註仲子設

大矣賢者養之惟恐有餒故孟子見王子之氣得其居處地位之助而有心廣體胖之貌乃稱羨之不為無取若見其身體得所奉養顏貌肌膚有豐潤肥澤之美而咨嗟歎羨此何義也孟子於此本因有所感激而言大抵常人之情隨物輕重位卑則氣卑位盛則氣盛正如奉養薄則體羸弱奉養厚則體豐碩今王子因有是位則有是氣外物所資尚能如此況居天下之廣居其氣又豈止此而已所謂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豈不信哉大哉居乎蓋謂此也孟子稱歎之意本不在於養移體也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註人之有形

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註昏不知指形為何等之形色為何等之色何者為自然之理也形有骨肉軀體之形亦有動作容貌之形若指骨肉生成之軀體為說孟子言形色天性也人之軀體果可以為天性乎後又單說踐形於色字再不相干義皆未易可曉形色二字本是一意通取動作容貌而言人與事物相接各有理所當然之容貌隨之居尊貌必莊嚴處卑貌須

恭謹弔則有憂戚之容慶則有喜悅之色如此之類皆其性中之善物發於外而見於面施於四體爲性之用故言形色天性也然有色厲內荏色取仁而行違之欺雜於其間在小人則無時而無於君子亦有時而有惟聖人之德表裏渾全心與容貌動皆相應有莊嚴形色有莊嚴之心有恭謹之心有恭謹形色至誠於心以實其貌是之所謂踐形也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註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是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若孔子之於顏曾是也

註文但說雨露草木生化之意而於孔子之教顏曾絕無一事相關言時雨化則云若孔子之於顏曾言成德則云如孔子之於冉閔不知孔子之教顏曾與其教冉閔者果有何異以所教何事爲時雨化何事爲成德皆無所指之實如謂孔子於冉閔爲成德於由賜爲達才於樊遲爲荅問然夫子於由賜非無成德之言於樊遲非無達才之義於冉閔非無荅問之辭五者之教自有五般實事但當明言其事不可謾指其人自上而下鼠尾相次而言也如夫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四行廿四
動之斯和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攝行相事三
月魯國大治所施普及於衆無有不霑其他者此
其如時雨化之之謂也主忠信徙義克己復禮見
賢思齊此皆成德之謂也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
宰可使與賓客言此皆達才之謂也答其問仁答
其問知答其問孝問政問鬼神各隨所問而答之
此皆答問之謂也又注文解私淑艾以爲人或不
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
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予謂五者之中四者皆
言教人惟私淑艾者却是受人之教與上四者意
不倫矣前篇予未得爲孔子徒也章與此一節皆

天渠

以私淑爲言彼是孟子自謙之辭此論君子教人
之法彼言私淑諸人此言私淑艾二私淑之義本
難同說此間無用謙辭處止當解私淑爲自善艾
治也義與太甲自怨自艾之艾同躬修善行使人
倣之以自身之善化導治人故曰私淑艾也南軒
曰私淑艾者蓋不在於言辭之間躬行而觀者化
焉此說意是夫子溫良恭儉讓所至之處人皆自
以國政告之自善其身所過者化蓋亦君子爲教
之一大端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註引引弓發發矢也躍如
如踊躍而出也君子教人但授之以學之法不告

之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

吾無隱乎爾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之教人如此未嘗見有不肯盡者今言不告以得之之妙果何心哉如云踊躍而出踊躍而見於前不知躍出面前跳躍如此果何物也予於君子之下引而不發躍如也之七字疑皆羨文去此七字上下通讀是否自見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註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中道而立解為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解為言學者當自勉皆不可曉孟子之言本以正公孫丑所請之謬中道乃其理所當然不可易之正道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蓋言教人之法但當守此正道而立能者從其所教而行其不能者止不可為彼不能而改此正道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註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此乃襲前篇景春問公孫衍張儀之註文為說從人謂阿諛苟從也以道則不苟從人苟從則非為以道既能以道又苟從人無是理也妾婦之以道從夫乃其理所當然非謂阿諛苟從也孟子本言有道之士無以私殉人之理惟不以其道則殉乎

人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註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

註文過字意差用心太過乃思慮過深也思慮過深者遇事必不輕進正與進銳者意氣相反從銳字看止可言用心太猛其進銳者乃是猛銳輕進之人猛而輕進者其氣易衰所以退速故勇者必以沉勇為貴也此七字與上文意不相類當自為一章首闕孟子曰三字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註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

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註言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只是節其費用不使致有匱乏而已以此為愛正與百姓皆以王為愛也之愛相似此本智者吝惜之愛非仁愛之愛與親親仁民之理差矣程子之說解仁民一節其理誠是然於親親愛物皆置而不說亦為未盡祈謂親親者子之於父冬溫夏凊昏定晨省至樂饗於心而愉色婉容見於外如老萊子衣斑斕之衣什地作嬰兒啼以悅其親其孝愛發乎天性者如此

四書章句卷十一
王伯
至於慎終追遠哀慕祭祀死而後已其罔極之思
又如此父之於子欲其壽欲其賢欲其富貴顯達
鍾愛之深慈育之至亦有不可勝言者此皆親親
之道但可施之於親不可施之於民也所謂仁民
者所惡與之去之所欲與之聚之足其衣食教以
人倫使老幼遂其生上下安其分此皆仁民之道
但可施之於民不可施之於物也所謂愛物者如
齊宣王憫其牛之觶觶鄭子產樂其魚之得所至
於當春草木不忍摧折行視螻蟻不忍踐傷此皆
愛物之道是爲仁愛之愛與親親仁民之心同是
一本然而有此差等不齊是之謂理一而分殊各

惜之愛無與於此親親之道自然不可以及民仁
民之道自然不可以及物故曰於民仁之而弗親
於物愛之而弗仁也

盡心下

各欲正己也。註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
之國也

經文上句言征之爲言正也本說征人者所以正
人也註文解此句爲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却是
受征者欲人正己意與經文不同各欲正己也此
是自解上句正字之義蓋言王者之征以義正人
欲其畏威悔過各正己之不正故曰各欲正己也

言十三
四書辨疑卷十三
十一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註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遜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

惡名無不惡之者善名無不好之者然其矯情飾詐務以欺世違道干譽賣直邀名斯固可鄙果於義利之間明其去就於其不義雖萬鍾之祿不受當其可讓雖千乘之國不吝如此以保令名非不善也古之能讓千乘之國者太伯仲雍伯夷叔齊子臧季札寥寥千古數人而已若皆以爲矯情干譽則是萬世無遜讓之賢也況聖人亦嘗言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令聞廣譽施於身若此類者聖人豈以名爲不美而無欲之之心哉但聲聞過情則恥之耳近世講學皆謂聖人不當有尚名之心凡於經傳見有顧惜名聞之言多爲曲說以諱之必使化真爲僞而後已儻能各於惡名善名之間私自忖其惡欲之誠亦必覺其在己之善名果無不欲之理也所謂矯情干譽者又當知其情之受矯各有輕重亦不容其矯者大抵取與之際於物之輕者矯之易物之重者矯之難至其物之尤重有關於富貴之大者雖欲矯之不可得也今言以

千乘之國矯情與人恐無此理或曰子噲亦能以
 燕為讓豈非矯情于譽者乎予應之曰子噲老耄
 昏瞶子之以計奪其國謂為讓則非也謂之能讓
 又非也能讓者讓於可讓之賢者也夫千乘之國
 亦富貴之極位也一旦自舉以讓賢非有義烈誠
 肯之心者定不能也註猶以為本非能輕富貴之
 人此與解仲子不受齊國為小廉之說無異不受
 齊國者為小廉讓千乘之國者為矯情于譽然則
 廉讓之士復有何事可為以此垂示後人廉讓之
 道廢矣豈不有傷風教哉況其人二字本指上文
 好名之人而言今以為本非能輕富貴之人一其

字中間豈有如許之意邪孟子之言本謂果能慕
 好令名之人雖千乘之國亦能讓之而不吝也苟
 非有此志操之人雖簞食豆羹之微物將欲與人
 其鄙吝之心亦必見於顏色也

稽大不理於口○註理賴也今案漢書無俚方言亦
 訓賴

理俚本是兩字理亦自有義訓不可就俚字之訓
 解為賴也理整治也舊說云稽大不能治人之口
 此說為是蓋謂眾口紛亂之言不能整治也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註介音戛徑小路
 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

人行處與小路不知如何分別蹊與徑相混無別則經文不可解矣又以介音曼介然解為憺然之頃亦甚費力江南廣韻中原韻略南北玉篇介字皆無音曼者惟中原廣韻毛晃韻略兩處有之然亦未嘗訓條也況山徑之在茅棘中憺然之頃由之恐無便成大路之理蹊與左傳牽牛以蹊人之田之蹊字義同蹊猶踐也間猶初間也介如字經文當以山徑之蹊間介然為句言其山徑之初為踐之之間介然微分於草棘中往來由之而不止遂成大路少間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矣山徑諭心茅諭物欲心不修治而物欲之私充塞也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註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併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

取之各以其時乃古今不易之常法不可謂之為緩也大抵孟子所言非古征賦什一之法蓋指當時之事而言用謂費用重取之也緩謂寬緩輕取之也三者之中其一既重取之餘二者取不盡數此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也若重取其二惟輕其一民已有殍若三者俱重則有父子相離者矣近代以來往往於賦稅正額之外別立名色橫加掊斂

四百五
如趙光奇對德宗者是也若此類者取雖各以其
時民亦豈能免其飢餓流離之患哉唐制每丁歲
役二旬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
租調俱免此亦用一緩二之意也
若是乎從者之度也○註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言
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

匿人之物如此乎乃是窘斥孟子之言直指從者
為盜可謂無狀之甚者也既發如此麤戇之言如
何便能有殆非也以下禮順之語蓋若者疑而未
定之辭若是猶莫是也言莫是從者之所匿也以
此為問則其氣本柔和與殆非也以下之言可有

相接之理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註古人視不下帶
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
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經文本說言不下帶註文却說視不下帶意不相
干雖其目之所視下不過帶却不知口之所言果
言何事豈可便以為言近乎又不知舉目前之近
事果指何者為近事至理存焉果指何者為至理
意皆不明蓋經典聖人之言垂世以教後人大要
只是理會方寸之心如存心養性誠意正心其事
則仁義禮智孝弟忠信所言皆在一心境中不離

胃臆之間故曰君子之言不下帶也此與下文修其身而天下平乃是自解上文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兩節之義言不下帶所謂言近也而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存焉所謂指遠也修其一身所謂守約也致天下平所謂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註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也

此一節本言不守約之病與博施意不相干芸人之田非博施也經文下兩句自解此文已了所求於人者重此是自解芸人之田一節之意求與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之求字義同求責也分明說求

於人者重何嘗言其有博施之病哉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蓋謂不自治已而專務治人也南軒曰不務其在已者而責諸人此為得之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僇也○註狂有志者也僇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也但狂者志不務近而專慕遠為僇者志不慕遠而專務近守此為異耳南軒曰狂者所知進於高遠僇者所守執之堅介此說為得註文又謂狂者能進於道義亦未安正為嘐嘐然志慕高遠言不顧行行不掩言不務進道之實故謂之狂也然其

二百一
四書辨疑卷第十三
所期既已高遠則外物不能為累行雖不得其中
於道亦有可進之理不可謂之能進也能進於道
惟中行之士可以當之若猥者立心堅介外物亦
不能為累與狂者皆能得其道之一邊故孔子不
得中行之際均思之也由是言之猥者亦有進道
之理豈獨狂者為然不失其身亦非不進於道者
能之也
玉公

四書辨疑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書辨疑卷第十四

中庸

○註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程子以不偏為中呂氏以無過不及為中二說之
意本同註文通言之是也或問中却分為兩意說
不偏在未發之前說無過不及為見諸行事以為
方其未發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抑不思人之氣
稟鮮有得中者過於剛則仁有不及過於柔則義
有不及氣太嚴者必少恩心太慈者必少斷過與
不及心實主之先有諸內然後見諸行事也若其
氣稟無有所偏則於未發之前亦有無過不及之
通志堂

四百一
可名何不可之有哉至於不偏不倚亦不可專說
在未發之前若於行事得中亦可以不偏名之也
信如或問之說則程子止是言未發之中未嘗言
行事之中也呂氏止是言行事之中未嘗言未發
之中也有上截者無下截者無上截者無下截不知
程呂之意何故如此或問又以不偏為心之體地
之中無過不及為理之當事之中亦不知心之體
與理之當如何分地之中與事之中如何辨又云
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語錄曰未發之中是體
已發之中是用亦皆過論凡言體用者乃是一物
而有兩分之名如根梢枝葉相須為義耳若以中

和言之中為體和為用乃可說也單獨一中而有
體用之分無是理也夫中之在心物來則應猶鏡
中之明刃中之利也如以未照之明為體已照之
明為用未割之利為體已割之利為用可乎未照
之明與已照之明只是一箇明未割之利與已割
之利只是一箇利未發之中與已發之中亦只是一
箇中不偏與無過不及亦只是一箇意言不偏
則無過不及在其中言無過不及則不偏亦在其
中只註文當為定說或問之說不講可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註命猶令也性即理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

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孔子言性相近也孟子道性善本皆專論人之性未嘗普該萬物之性也子思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亦是專以人性人道為言註文乃以萬物與人一混言之誤矣所謂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者五德俱全復加健順惟人有能之之理彼禽獸昆蟲等物何嘗能有如許之德哉天地之間知覺動運之物其性於五常之

中固有頗能近之者或近於仁或近於義雖於天理中粗有通處亦不可便與人同一槩言有健順五常之德也註文又見率性一節於萬物之性難以盡循故再指物為日用之物亦不可通物無皆能自為人用之理語錄又以馬馳牛耕佐註文為說蓋亦未之思也馬須用銜牛須穿鼻既制奔突又加鞭箠然後始可為用亦猶戕賊杞柳以為柶捲非謂循其性之自然也況天下萬物知不能盡豈皆得在日用之間乎凡彼不為人用之物其性尤有不可循者如虎狼之暴蛇蠍之狠皆其本然之性也若循此性以為道果何道邪只如荆棘稂

四十四
子亮臣
莠生於道路隴畝之間亦無任其叢茂不除之理
語錄曰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爲人之道
循馬牛之性則爲馬牛之道此話益難憑準旣言
人物性同又卻自有人性物性人道物道之分何
也循馬牛之性則爲馬牛之道若循虎狼之性則
亦爲虎狼之道循蛇蠍之性則亦爲蛇蠍之道循
荆棘稂莠之性則亦爲荆棘稂莠之道果修此道
以爲教使天下後世遵之而行將見獸蹄鳥跡之
道復交於中國區宇永爲鴻荒聖人之教寧有是
哉若以註文語錄之說通解經文則人與一切昆
蟲禽獸皆當各循其性以爲道昆蟲禽獸之道皆

可修之以爲教不知禽獸之道如何修之以爲教
如何教人於禽獸之道如何不可須臾離皆不可
曉人物之性不同孟子已有明論集註亦曰以氣
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
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
以無有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其說當矣以彼證
此是非了然而纂疏又引真氏之說曰朱子於告
子生之謂性章深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
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
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
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

哉觀此一說人物不同者既以為是人物同者亦以為是阿蔽甚矣然集註以氣言者為同真氏反以為異集註以理言者為異真氏反以為同真氏本欲曲合文公之意而不自覺如此之差也嗚呼人性與物性不同此特眼前事甚不難見世之曲說何其多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未聞牛羊犬豕皆能與人同有也只解性為人之性自無許多節病天命謂性以理言也理為眾善之宗三綱五常皆所從出天命人由此理而生具五常之善以為性故曰天命之謂性物欲非性也人惟循此本然之性各就人倫職分之當然而行

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義婦節朋友有信是則所謂道也申明此道使人行之是則所謂教也率性謂循自己本然之性非循他物之性也道亦自己當行之道非他物各有之道也率性為道明德之事也修道為教新民之事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註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可離皆外物矣道與理當有分別不可混而為一也道者事物相接往來交通之道路也理循事物之脉理文理而為道之準則也道則依循此理而行理以貫道道

必循理此其道理之分也今註文直截解道為理則理亦是道道亦是理理與道既已不分道果何道不可得知所謂性之德而具於心者此惟言理則可言道則不可又言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并下文外物云者皆不見其道之不可離與可離之的切實理而或問與纂疏所引諸人之說旁牽曲衍不勝其繁大槩不過專以扶同註文而已皆不必辨蓋道謂三綱五常之道君子之所以正心修身齊家理世皆此道也有身而無此道則心不正行不修其身必辱有家而無此道則父不父子不子其家必壞有國而無此道則君不君臣不臣其國

必亂此其所以不可須臾離之也若異教異術出天理人倫之外與三綱五常不相干涉有則於世無所益無則於人無所損凡其如此不急於用人皆可得而離之者俱不可以為道故曰可離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註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此一節所以申明不可須臾離道之意與大學第六傳小人閒居為不善之一節意正相對皆是警戒後人之言解者不可虛務高遠須要分明說出

必能使人恐懼之實事義乃可通今註文只說存
 天理之本然誠未見其警動人心使之知恐知懼
 之實理所在又其雖不見聞一句或謂人不見聞
 或謂已不見聞意亦不明或問中說其所不睹不
 聞為已所不睹不聞說下句獨字為人所不睹不
 聞然經中實無分別人已之文自戒慎乎其所不
 睹至君子慎其獨也五句相連只是一意慎獨一
 句乃其上四句之結語豈容有如此之分邪或問
 執定分為兩說自問自答幾二千言輯略語錄又
 數千言皆不見有公平之論盡欲辨之則不可勝
 辨今但直解本經而已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本說人所不睹不聞蓋人之私心於四
 通八達眾人耳目交會之間不須隄防自然斂束
 不敢恣縱及在隱暗之中獨居之處則坦然放肆
 以為雖有不善他人不知也然誠於中則形於外
 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自古以來大姦大巧暗昧
 中所為之惡未聞曾有人不知者故君子之於人
 所不睹不聞之際益加戒慎恐懼所以閑其邪惡
 之心不使得為邪惡之事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註隱暗處
 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言幽
 暗之中微細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未知

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過於此者

幽暗之中微細之事跡猶未形人猶未知但以已獨知之便謂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過於此者假如大惡之事跡已發見非獨已知人共知之昭然衆目所視衆手所指者反不謂之著見不謂之明顯乎或問再廣註文之意爲說迂曲尤多中間却有一說云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間而已也此亦見前說未安復爲此說也然猶未免有兩圖之意不

能全是微字本亦訓隱經文以隱爲見之對以微爲顯之對則隱與微皆取幽暗之意而言兩句只是一意註文疑其言有重複故解微爲細事以致牽強不通蓋不察顯乃見之變文微亦隱之變文也此與有若無實若虛危而不持顛而不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語句無異皆其變文重言之也何獨疑於此哉大抵人之處身行事在青天白日衆人之中雖小人亦知所慎在幽暗偏僻獨居之處雖君子亦有所忽故私邪之心每由此生私邪之事每由此成古今天下著見明顯之惡未有不從幽暗隱微之中而起者無惡不自隱而見

故曰莫見乎隱無惡不自微而顯故曰莫顯乎微
君子審其如此故雖暗室獨居暗地獨行尤須密
加嚴慎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註致推而極之也位
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
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
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
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
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
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

註言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

謹獨而精之以至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推詳此說
天下人中但有一人於不睹不聞之處戒懼以謹
其獨便能使天地各安其所萬物各遂其生未之
聞也又云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
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義愈難
通天地萬物與吾同在陰陽大氣中謂同一氣則
可謂為一體則不可天下萬物何所不有豈能同
為一體哉天地之氣固有順不順時天地之心未
嘗不正也豈待吾之心正然後天心地心始正哉
天地之氣有時而不順者蓋由國家失德則有恒
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之應此皆天地不順之氣

也普天之下惟吾一身之氣順便能使此氣皆順
 久雨則能使之晴久旱則能使之雨斷無此理或
 問亦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
 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卵殛則不必人物消
 盡然後為不育矣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
 又安可誣哉彼達而在上者既有以病之則夫災
 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此說大意
 却是然與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之說豈不
 自相矛盾邪繼此復改一說云但能致中和於一
 身則天下雖亂而吾之天地萬物不害其為安泰
 此又有涉荒誕實流入於異端矣於目前見有之

天地萬物之外又別有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可曉
 也孟子言萬物備於我蓋謂萬物之理具於吾心
 非謂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之外別有萬物在
 吾一身之中也推原或問本意蓋亦只是說天下
 雖亂而已之心能獨安也且天下遭亂生民之命
 朝不保夕已在其間心獨安之可謂仁乎經文自
 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此一段與上文本難通說
 當自為一章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此就各人之一身而言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義散開在於天
 下矣繼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乃專言

天下之中和解者不可只就一人之身為說也然其致此者惟人君能之如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此其致天下中和之道也至黎民於變時雍則天下之中和成矣民人和則天地之和應而無三辰失行山崩川竭災異之變天氣和於上地氣和於下此之謂天地位也天地位則風雨寒暑各以其時人與物皆康寧蕃息此之謂萬物育也

四書辨疑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書辨疑卷第十五

中庸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註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知乃智之事行則賢所能於智愚止可言知於賢不肖止可言行智者過之止可解為知之過愚者不及止可解為不及知賢者過之止可解為行之

過不肖者不及止可解為不及行註文為見前一節行與智愚相配為言後一節明與賢不肖相配為言故以知與行兩相遷就交互言之牽強甚矣夫道在世間必須先明然後能行必先不明然後不行下章註云由不明故不行此言是也明字本當在前今反在後行字本當在後今反在前乃後人傳寫之誤也行明二字當相易讀之解者宜云道不明者由其智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道不行者由其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智者知之過如著書傳道而為過高過深之論者是也賢者行之

過如庖頂及踵而無差等之行者是也一者俱為害道然行之過者誤人淺知之過者誤人深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由此觀之解經而務鑿孟子之罪人也

道其不行矣夫○註由不明故不行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註文為見本經中無話可說故曲就上下兩章而言也予謂經文惟此一句中間又無所言之事似難獨為一章正與大學此謂知之至也之一句相似似必有闕文不可強說

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

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註罟
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
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
也

驅字是一章中緊要字而註文略不言及又不細
推罟獲陷阱所諭者何事乃云知禍而不知辟以
況能擇而不能守蓋不知罟獲陷阱所況不在擇
守也驅者言其身為物欲所驅也罟獲陷阱以況
物欲陷人之禍害也人皆自謂我有智慮及見美
色珍貨富貴大權有私便可圖之隙則其攘奪之
心奮然而起驅其身或為姦為盜為亂臣賊子納

之於辱身喪命云家覆族之禍害中而不知辟與
其雖亦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皆不得為智
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註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
之屬

註文止是訓字未嘗通解其文訓衽為席乃是席
金革死而不厭席字難說衽訓卧席亦訓卧褥臥
席卧褥皆人寢息所安者也衽金革蓋言嗜金革
如嗜卧席卧褥之安雖死於其間而不厭此北方
之強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為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註費用之廣隱體之微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解費為用之廣大意則是再審如何是用之廣却無明說解隱為體之微體字蓋以道體為言不知指道為何道何者為道體也其言夫婦居室者蓋以夫婦作夫妻說也夫婦之愚解為夫妻之愚凡為夫妻者豈皆愚乎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二夫婦字與造端乎夫婦之夫婦義本難同若只解為愚夫愚婦乃為通順又觀聖人天地所不能盡之

一句且論聖人不能盡若以亦有所不知亦有所不能之經文為解猶有可說然已幾於莊子註郭象矣再論天地不能盡若以天地之大天下莫能載之經文為解則是東南西北至其天地盡頭無天地處君子之道猶遠天不能蓋盡地不能載盡也以此為用之廣不知天地盡了之外又有何人廣用此道也或問又解隱字曰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此說亦非君子所行之道何嘗有言語不可及者哉隱字本指理之微妙難見者而言見則言語可以及矣然此章大要先須指定道是何道乃可說也蓋君子之道三綱五常

是也斯道也古今天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時可離無處不有其所用之廣如此所謂費也中間如仁義禮知孝弟忠信之屬人雖日日用之而能得其正理者鮮矣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慈或敗于孝或陷父又前人經解中所辨仁恕忠恕忠信之分道理權經和同之別如此之類終無定說者多矣其理微難見如此所謂隱也註文或問於聖人不知不能處亦說不通蓋聖人不知以學言聖人不能以位言不得其學則不知不得其位則不能且其一身一家常用之事如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雖愚夫愚婦亦皆

可知亦皆能行及其化為治國平天下之用如禮樂憲章前王制度聖人雖稟上智之資不得其學則亦有所不知也故孔子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郯子然後能知此可見得其學則無有不可知者也雖已知之不得其位則亦有所不能也故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攝行相事三月魯國大治此可見得其位則無有不能行者也若於君子之道得其學亦不能知其位亦不能行何足為聖人乎予於此章知此而已自天地之大以下義多難曉其間或有脫誤衍文不敢強解註文或輯輯略語錄重重復復幾五千餘言皆無明白可通之

說如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註文解為覆載生成之偏或問再與註文為註云天能生覆不能形載地能形載不能生覆以此為覆載生成之偏亦皆未是天覆地載乃天地之正理不可謂之為偏也況天地之覆載與君子之道亦不相干人亦未嘗有憾於天不載而地不覆也又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諸家詩解各有異同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或問又引程子之言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反復參詳終不見活潑潑地義理安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予於孟子集註已有辨矣豈可與鳶

飛魚躍同說哉或問又曰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又曰苟能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又有一說言楊龜山得鳶飛魚躍之理於言意之表信如此等之說則是中庸之義止可默識不可以文字語言發明之也嗚呼聖人立言設經為教以傳道後人所得之道一皆出自於經須其師友講說然後能明寧有不容言語指陳止可超然默會者哉使學者襲此成風凡遇難明之理皆可自謂吾已默識默會於心洞見道體之妙在吾目前已躍如矣問之則曰此非言語指陳可及以此虛誑互相迷

惑害道誤人孰甚於此纂疏又引語錄一詭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剝難他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此話亦似未公四書中前人註說之多者孰如論語雖有差舛何嘗有礙後人之識見哉中庸一書本多難解大學傳文亦頗相類蓋此書與大學本皆各為一經歷戰國之亂經秦火之厄雖能僅存世無知者漢儒採集附於禮記中列為二篇與諸篇相混無別非二程先生不可得如今日矣大迹既已如此則其章句中傳寫之差必不能無所不知者止當置而勿解不可

歸罪前輩諸公責其說者之多也語錄又曰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予謂此數語真是文公本意其實亦有不盡知者況我輩乎說者但無自欺之蔽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如是而已可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註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

註文既訓睨為邪視於通說處却單撤去睨字不復有關邪視之意前言長短之法彼此無別後句

却言猶有彼此之別經文本謂睨視者誤以其則為遠註文於睨視一節却解為其則實遠意皆有差蓋睨視持疑不決之貌手中執柯以伐柯彼柯長短只此柯是其定則其則至近甚不難見而乃側視傍觀持疑不決則是所見不明猶以其則為遠也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心無不同者己心所欲之善事人亦欲之己心所惡之惡事人亦惡之忖度他人之心只自己之心是其定則此之謂其則不遠也彼亦人也己亦人也見彼人道有差以己人道治而正之此之謂以人治人也彼既能改有恥且格便當善待不須更治此之謂改而止也

若已改過自新而猶治之不已人或以此加之於己蓋亦已之所惡如此等事已亦不可加之於人此之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註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註文本意蓋指忠恕為一事不欲使有分別也然以實理言之心無私隱之謂忠推己不欲勿施於人之謂恕忠自是忠恕自是恕豈可併而為一哉程子言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亦分忠恕為兩事其意本是而或問非之以為不當析之為二無無恕之忠無無忠之恕若準此說為

例天下道理中亦無無仁之義無義之禮無禮之智仁義禮智亦當通為一事不可析之為四也此皆知之過者之病學者尤當慎之也或問又引論語中忠恕為說云盡已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此又以忠恕止當默會於心不可以言語解說也言語可說者為忠恕之粗不可說者為忠恕之妙也徧覽堯舜禹湯文武伊周孔孟之言皆無如此差異之論聖人經世理人之道至精至妙者載在經典備矣何嘗有不可言說止

可默識於言意之表者哉此等話前論中已嘗正之予亦自厭其繁不欲再加詳辨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只是恕經文與忠兼言者正與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之文相似予於孟子中已有其辨可就觀之違道不遠又與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之意正相類仁包五常而為人道之本恕最近仁故言違道不遠也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註舜年百有十歲

註言舜年百有十歲又解下文大德者必受命之一句云受天命為天子也以此言舜義固不差如

四書章句卷一五
達宣
孔子之至聖大德賢於堯舜而乃不得其位不得其祿年又止於七十有三顏子以亞聖之德居於陋巷簞食瓢飲年纔三十二而終與舜豈可通論哉蓋經文專指事之當然而言未嘗與時兼論也夫大德者必受天命必得位祿名壽四者俱全惟天運開泰至盛之時乃能如此若陽消陰長君子道衰則大德之人必無全能有此四者之理此皆天人相關自然之道學者不可不知也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註始死之謂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

始死為死既葬為亡諸字書皆無此說果如註文

所言則事死如事生之一句止是說事其初死者當如事生既葬之後春秋祭祀皆不必有如事生之敬也豈通論乎況死與亡既有始死既葬之分則生與存亦當分為兩說今生存二字却皆仍舊何也又諸書中言人亡國亡者不可勝數孔子執伯牛之手曰亡之書言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如此之類亦何嘗有關既葬之意哉經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亡乃死之變文存乃生之變文死便是亡亡便是死生便是存存便是生難容更有如此分別也

思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註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

養之厚

註言待之誠蓋以誠字解忠信又以忠信爲人君之忠信也豈有君忠於臣者哉只論待之誠三字義亦難通於九經中觀之身與賢親大臣羣臣庶民百工遠人諸侯皆當待之以誠非獨於此一處當用誠也然於羣下亦須分辨賢否若於邪惡之人待之以誠敬養之以重祿則賢者必思退隱不可謂之勸士也忠信重祿本繼上文體羣臣一節而言忠信止可說在羣臣體謂體察辨認也此與孟子言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意同言於羣臣中審詳體察見有忠信賢善之實者厚其祿賜以旌

顯之則士皆景慕樂於爲善是之謂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孔子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義皆相類

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註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註與經文意不相對又不知說體爲何者之體用爲何者之用也子細詳觀似謂體爲道之體用爲道之用然經中實無關該道體道用之處存發二字亦生澀難看註中本要見何者爲成已何者爲成物成已者如何是仁成物者如何是智如此以解本經可也夫學以明德乃成已也教以新民乃成物也孟子引子貢贊孔子之言曰學不厭智也

教不倦仁也此以成己為智成物為仁子思却說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二說不同不容不辨蓋子貢以心言子思以事言思欲成己之心屬智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是也所行成己之務為仁如崇德修慝克己復禮者是也思欲成物之心屬仁如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是也所行成物之務為智如聖人設科為教以傳道高下淺深各隨其材以授之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是也以此為解則二家之說皆通矣予舊嘗有說曰成己之心智也所以成己者仁也成物之心仁也所以成物者

智也此最簡直易言然又恐人未曉故有如許之曲折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註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

語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亦孔子之言今日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却是宋守殷禮未嘗有闕不可謂宋不足徵孔子之言何其翻覆如此邪況世衰道喪古禮皆亡夏禮既無可取證於杞殷禮亦豈能獨存於宋以此推之當取論語為正中庸文有傳寫之差難謂兩經俱是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註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皆孔子之明論蓋前王禮典當時皆在夏禮商禮俱有考據故孔子自謂能言又云可知也然其禮之文雖在禮之實皆云如云杞不足徵宋不足徵本言先王之禮久廢雖其後嗣亦無可以取證之實此特傷其禮之不行非謂夏商之禮皆不可考也子思

必無不取聖祖之言別為如此異論之理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此兩句本是上章結語屬此章非也中庸章數差互者甚多他日必有能辨之者此章自上焉者以下皆是通論君子之道本非專說禮之一事也試於下文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之十二字中子細觀之則一章之本意可見上焉下焉皆以位言在上之人徒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此之謂上焉者雖善無徵也在下之人道同前聖前賢而身不在其位此之謂下焉者雖善不尊也無徵不尊民不信從理勢之自然也

四書辨疑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學庸集說啓蒙凡例

- 一 所集諸家之說其意之重者去之文之衍者節之中間有取其意而變其文者非敢故爲是也欲初學易曉爾
- 一 諸家有發明經意與集注之意不同而於經文之義有可通者亦間附于後
- 一 每章每節必先撮其大意於前者愚意謂初學之士先使逐段粗曉大綱後來從是推去或可易於貫通矣
- 一 所集之說皆是采摭諸家精粹緊要之語錄其全文者則書姓氏凡約其文辭或隱括其意者皆不書其姓氏然於其本意則不敢妄有加損焉
- 一 所解集注多取倪氏輯釋經文有緊要相關者則詳否則略
- 一 所分節數如孟子章句長者或因文變意斷而分者間

有幾處餘一依集注

一事實制度典故於經文有相關者必錄其梗槩否則但曰詳見某處

學庸集說啓蒙凡例

訥菴先師用功於四書十年去取諸說而為此書豪分縷析嘉惠後學未為少矣大學已刊行而語孟中庸則未也學者未免有欲見而不可得之嘆年來始獲錄其藁成編念先師之勞不忍自私故欲傳者即與錄之同志之士尚體區區之心廣其傳而勿吝則驥之望也庚辰人日門人錢唐蔣驥謹書

餘姚景先生深於經學所著四書集說啓蒙折衷羣言
發明經傳殆無餘蘊誠有功於朱子而嘉惠於後學也
大學既板行矣時官南京得禮部侍郎蔣公中庸寫本
於國子典籍金公家騰校刊梓與學者共及增魯齋批
點勿軒標題以便幼習云宣德九年春正月望日錢唐
後學夏時謹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取人日明' and '六之七'）

